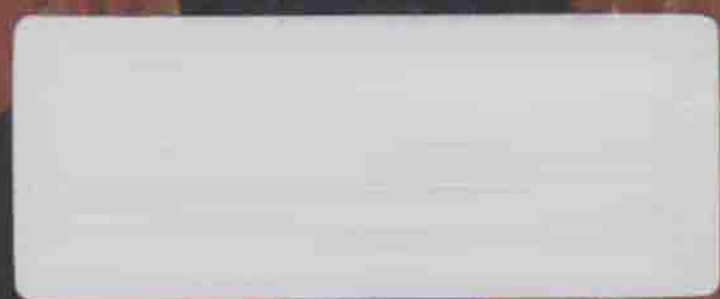


新
路



天

拋棄

一

若星很無聊地在抽屜內找了很久才找出一支僅有的小聯珠的香煙來，擦上火柴，他倒在那張只鋪一條破了無數孔的白，不，與其說白不如說黑的線氈的小鐵床上慢慢地吸着。他的兩只靈活的眼睛不住地釘着珊瑚，一個穿白花格布旗袍年約二十來歲，面容憔悴，大腹便便，正坐在小桌前洗衣服的他的愛人。

“唉！”

本來是微細到連珊珊自己也聽不出來的一聲嘆息，却不料被千里耳的若星聽到了。

“怎麼？你累了嗎？珊珊！”

他帶着驚奇和憐憫的眼光望她，說話的聲音更比平日來得溫柔體貼。

“不！一點也不累，今天我洗的衣服很少。”

珊珊雖然微笑着回答，但她的眼睛並沒有望若星，只是很小心地洗着衣服。

“那麼你為什麼要嘆氣呢？”

他又重重地吐出一口煙，這口煙因了風的吹來，徐徐地從珊珊的腦後經過，要是不幸被她聞到了，又會大打一聲噴嚏的。

“我嘆氣倒不是爲了洗衣服，而是……”

“而是什麼？”

若星不等珊珊說完忙搶着問。

“而是……”

“而是什麼？快說吧！”

“……”

若星見了珊珊這種要說不說的態度幾乎要急得冒出火來，要是在平時也許他也會故意裝做不聽見的樣子不理她，但在今天不知爲什麼他的心情特別壞，性子也急得古怪，他沒有心思看書，沒有心思做事，不想出外跑，也不高興和珊珊談話，他只是心煩，莫明其妙的心煩，他恨沒有錢，不然馬上買許多煙來堆在房子裏每一次口裏噙五六支將嘴塞得滿滿的，多麼有趣呵，而且從早晨一直抽到晚，不吃飯也不喝水，看是不是會乾死……！

正在做這麼蠢想的若星，聽了珊的吞吞吐吐的話自然更氣了。

“要說就痛快地說吧，到底而是什麼？”

“你猜吧！”

珊珊掉轉頭來望他嫣然一笑。

“爲了孩子吧？”

因了這笑他也不好意思地發氣了，祇低微地問了這聲。

“這時我倒沒有想到他，我是想目前最逼切而

又比孩子更重要的問題……！”

“呵，你是想到我們今晚的吃飯問題嗎？”

若星毫不加思索地一猜就猜中了，他又吐出了一口白煙而且望着珊珊親愛地微笑了一聲，這微笑似乎表示他的聰明，表示她心裏的事只有他才知道，表示他倆是心心相應，命運相關的人，同時他的微笑，也表示了他的苦惱，他的憂愁和悲憤！……

“不但今晚，還有明天，後天！……”

“管他明天後天幹嗎？橫豎我們是過一天算兩個半天的人。”

若星又在發表他的哲學，但珊珊有點不滿意他剛才說的兩句。

“你是太唯心論了，一個人不吃東西可以活嗎？你只說不管明天，但是到了明天肚子不答應你，他在裏面大大地暴動了起來你將怎樣對付他呢。”

“不睬牠。”

“是的，不睬牠，若星，難道饑餓的苦味你還沒有嘗夠嗎？爲什麼不同想以前二個月的生活呢？尤其這幾天也夠苦了，你還在說管什麼明天後天，試問我們是不是決定明天後天就會無端地輕輕地死去，如果沒有這樣的事我們就一定要想法生活，若星，你難道成了仙嗎？不吃東西也可過日子的嗎？”

若星對於珊珊的一篇議論，他沒有反對，不過也不贊同，他本來不高興多說話的，現在更加懶開得口，只是淡淡地回答了一句。

“當然，我不是神仙，我像所有的動物一樣要吃東西，但是有什麼吃呢？試問有什麼給你吃呢？”

“沒有，我們就要想法去找，我們難道坐着活活地餓死嗎？雖然上海是中國的產業中心，資本家開辦許多工廠，可是仍然沒有我們插足之地，即使我們將自己的血肉獻給他們，他們也不接受，租界的空地是這麼多，這麼大，可是連我們擺個小攤，或者在地上睡一夜都不可能，至于賣報，倒馬桶，做清道夫，拉洋車……也是一樣不可能的事，我們

是失業者，我們和無數萬萬的失業者羣一般無飯吃，無衣穿，無房子住，但是我們長久是這樣的嗎？不！我們的世界不久就要來到了，至于目前，我們還是忍耐着和饑餓奮鬥，和萬惡的環境奮鬥！兩個月後我的孩子生了就去找朋友介紹我去作工，至於你，在現在更要努力你的工作，你要時時刻刻興奮着，不要爲生活問題而苦悶。……”

“真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吧，說這些話有什麼用呢？你要我不爲生活問題而苦悶，但你爲什麼剛才要嘆氣呢？”

若星的煙早已完了，這時他突然站了起來拍了一下珊珊的肩。

“我是愁着目前，將來是不成問題的。”

珊珊好像輸了一般地低下頭來。

“當然，是愁着目前，誰不知道將來的世界是我們的呢？珊珊，不要說了，快點洗，洗好了我去買燒餅來給你吃。可憐我們今天還只是早晨吃的一碗像米湯一般的稀飯呢。”

若星在房中踱來踱去，縐着眉毛像有無限說不出來的心事一般苦悶。

“真的，若星你數數抽屜裏的銅子，還有幾個？”

珊珊還以為若星站在她背面，誰知回頭一看，他正在望着窗外淡淡的陽光出神。

“不要數，我記得很清楚還有十三枚。一個燒餅三個子，三四十二，喝，買了四個燒餅還剩有一個銅板買開水。正好，珊，我們今天不成問題了？”

若星完全像個小孩子，他一面數着，一面好像燒餅擺在他的嘴裏一般的吞起口水來，這使得珊珊哄的一聲笑了。

“笑什麼？珊？”

“沒有，我笑你只記得買燒餅，而忘了我的肚子脹不能吃燒餅。”

珊珊很聰明地回答了他。

“那里是忘記呵，自然是爲了燒餅便宜的原故，要是照着你的買麵包，十二個銅板只夠買兩個而且吃不飽。”

“唉！……”又是珊珊的一聲低微的嘆息。

“怎麼？肚子痛嗎？”

若星忙從珊珊的背後伸過手去輕輕地放在她的凸得如大鼓的肚子上試探，誰知這時裏面的小動物正在大鬧天宮，小拳頭正像打雷一般在肚皮內滾來滾去，滾去滾來。

“唉喲，痛！……”

不覺地珊珊倒在若星的身上了，他忙用兩手抱住了她。

“要是有錢人的太太，到了像你一樣的地步，不但不做半點事，而且脫鞋穿衣都有娘姨婢女侍候，她有老爺奶奶陪她整天打麻雀，開留聲機，看電影，聽戲……！吃燕窩，海參，鹿茸……！而沒有錢的人，不要說補品，連燒餅都沒有吃，而且整天的勞動，洗這許多衣服！”

若星的聲調顫抖着，這使珊珊聽了幾乎掉下淚來。

“阿彌陀佛，要是有多多的衣服洗那又好了，假

若多有一件換洗，我都不要每天搬腳盆了，你看這件不又破了嗎？”

珊珊指着正在洗的那條紅格短褲給他看。

“唉！秋天就到了，怎麼辦呢？”

若星嘆了一口深長的冷氣。

“還有冬天呢？”

她笑了。

二

珊珊和若星是一對結婚不到一年的愛侶，她倆的相愛和結合使得所有的朋友都奇怪起來，尤其碧雲在接到海鷗的信說珊珊和她愛人同居時更大大地驚訝，她回信給海鷗說：“真有這回事嗎？世界真是變了！”

碧雲並不是視戀愛為怪事，也不是說珊珊不該戀愛，而是想不到這樣天真，老實，沉靜的孩子，居然不知不覺在很短的時間內也有了愛人。

其實這是很有趣味而又很有價值的一個戀愛

故事：

當珊瑚在福建工作時，就常常聽到同志們說若星是怎樣努力工作的一個青年，他的性情怎樣溫和，相貌怎樣美麗，精神怎樣勇敢，作事怎樣負責，怎樣博得羣衆們的擁護，尤其令人佩服的是他無論在怎樣艱苦的環境中絲毫也不減少他工作的程度，他不但不追求戀愛，而且即使有女同志向他進攻，他也只是以微笑拒絕她們，他經過了中國的大革命後一連入獄三次，每次時間很長，而又受刑甚重，但他前進的精神比以前更要堅強，他常對一般同志們說：“要沒有這幾次的鐵窗風味給我嘗，也許我有消極的時候來到，但是現在我敢斷定，一直到呼吸的最後一剎那我都不會有一天停止工作的！”

珊瑚常聽到他們談到若星的一切，同時大家都說着：“唉：假若有他在這裏，我們的工作一定更進行得快，因此珊瑚對於若星雖然沒有見過面彼此從沒通過消息而且若星連珊瑚這名字都不知

道，但她已深深地印上了若星的印象，腦海中常出現着一個在艱苦狠惡的環境裏堅毅奮鬥的青年！那時和珊瑚同住的是一個熱愛若星的女子，他們常有書信來往，尤其那女的天天寫情書寫得怪肉暈的，至於若星對她怎樣，起起珊瑚不知道，後來慢慢地才知道若星對她並沒有愛情，不過站在朋友和同志的立場上鼓勵她而已。

珊瑚對若星半點奢望也沒有，不要說已有人在向若星進攻，即使沒有，她也不會幹這樣的事的。因為那時橫在她腦海中的是一個大的工作問題。

一九三〇年的冬天珊瑚和幾個男同志一同來到上海了，他們住在一間很小的旅館裏，爲了等人來解決珊瑚的工作問題，她整天只是悶坐在旅館裏，男同志們是沒有一天不跑出門的，可憐的珊瑚是初次來上海，沒有人領她，她簡直什麼地方都不敢去。

“喂！”

是珊瑚住到旅館的第三天，上午十點鐘的時

候，她正坐在被窩裏看一本愛的分野，忽然聽到外面有敲門聲，忙問了一聲：

“誰？”

“王先生在家嗎？”

門外清脆得如女子嬌滴滴一般的聲音。

“不在家，請進吧，他一會就回。”

珊珊打開門後，客人毫不客氣地走進來一屁股就坐到床上，開始問了些關於由福建到上海路上好不好一類的寒暄話後，隨即爲了他十點半還有事所以站起身來就要走。

“王回來時請告訴他，我十二時再來，請他千萬不要出去。”

客人開門走了，珊珊忙追上前去問：

“喂，我忘記問了，貴姓？”

“姓譚。”

“好，再見。”

客人走了不到十分鐘，那位高格子黑臉，大家稱他爲老大哥的王琦回來了。

“真不湊巧，剛才有一個人來找你，他走後還不到十分鐘。”

珊珊很失望地告訴王大哥。

“誰？”

“那個不高不矮，但面部很瘦，身材很小，嘴上長了些淺鬍子的人！”

“喝，你還這樣看得清楚嗎？他姓什麼？”

王大哥帶着滑稽的口吻問她。

“他說姓譚。”

“呵，就是若星？”

“是若星嗎？真的嗎？”

珊珊頓時像失掉了知覺似的完全浸在冥想中了！他想不到若星是這麼一個沒有半點精神的人！尤其那件長而大的髒得像抹布一般的灰布罩袍和那使珊珊生平最痛恨的他的滿嘴小鬍子。

——唉！他一點也不可愛，為什麼那女人這樣追求他呢？

她不但不喜歡他，而且竟不相信那人就是若

星。

“喂，王大哥，你們不是說若星是個很努力的青年嗎？”

她又大膽地問了這聲。

“是，他是很努力的，自然比你更要努力。”

王大哥一面說，一面在一張紙上寫着什麼。

“但是我看他今天的樣子好像很懦弱很無能似的，而且……”

“自然，真正努力工作的人，從他外面是絲毫也看不出來的，要觀察他須從他整個的工作上着手。”

“你這真是經驗之談。”

這是珊珊夢也想不到的事，一星期後，她竟被派在和若星參加同一個羣衆團體工作，而且每星期至少都有三四次碰面，因為接近的機會多，所以漸漸地彼此了解各人的能力，性情趣味，以及做事情的負責，努力。

珊珊對於革命的認識雖然很澈底，很深刻，可是理論方面的書籍她看得很少而且工作經驗也是不大豐富的。雖然她畢業長沙第一女師後曾在C軍校受過八個月的軍事和政治訓練，看了不少的書，可是她始終帶點孩子氣，天真而又嬌憨。

那正是一九二七年的上半期中，國民革命潮流高漲的時候，每一個從事革命工作的從早晨一直到晚總是忙個不亦樂乎，自然珊珊也是一樣。

“珊珊人很老實而又做事很負責，我們派她參加漢口某紗廠的羣衆工作好不好？”

一天晚上莫易這樣問樹人。

“不能吧，她太小了，好像什麼都不懂似的，而且……”

這句話不知什麼時候傳到珊珊的耳朵裏來了，這使得她感到非常難過，她心裏想，呵，難道革命工作是要年老的人來幹的嗎？我雖然年紀小一點，難道我還像三歲小孩一般隨處胡說八道嗎？

經過這次以後她更努力看書，認真工作，以銳

利的眼光觀察每一個變動的社會的現象。

後來回到故鄉後，簡直是進了另一個世界，這恰恰和武漢時代的相反，因此，她更認識了目前的環境決定了自己的最後出路。而和樹人下決心脫離家庭，才有廣州福建之行。

因了時代的前進，革命潮流的高漲，珊珊的意識一天天正確起來，工作也比以前更沈着而努力了！

來到上海後她的精神比以前更要興奮，不但工作進行得很順利，而且若星的慫恿指導她幫助她，更使她感激，若星也因了她的能吃苦耐勞，沒有一切女人種種的壞習氣，勇敢，強壯，坦白，純潔，以及她的宜於做技術工作而愛上了她，因此一九三一年的春天，正當和暖的熏風吹來，燕語鶯歌，柳綠花紅，芳草連綿的時候，他倆由同志進而到愛人了！

僅僅一個多月的功夫，他們由戀愛而同居了，沒有寫過一封情書，沒有像有錢人一般的看過電